

诗意荆州

追溯

□ 米宏德

当蝉鸣虫叫、驼队铃铛滚滚而来时
一个昼夜赶路的活景图
娇似晨露悄如夜霜
你看
在他们美好而又璀璨的愿景里
不但闪烁着娇媚更有一种向往

我常常游弋于奇峰、峻岭、与沃野之间
单为一个飞溅与重重的回响

无须破译
从碧蓝里扯出的
不仅仅是一条挂满飘逸的彩虹
更有几穗蛇紫的嫣香

还留白什么
每一个怀揣向往的人
哪一个没有其独特的雅致与高贵的信仰
它不但期待着一场梦
更在探寻
涛声后
那十色的斑斓、与交响的荡漾

小构叶的世界

□ 付金华

层林尽染，仙人山呈现出
暮秋时节の明朗
对于山中小小的村落来说
它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沿着山径上行，母本园里
构树葱郁，每一片叶子都泛着光
仰望高天，每一朵白云都那么纯净
没有风的山崖，菊花在开着
鸟儿在叫着……

木门古朴，受命成为前行的钥匙
专注于理想通往现实的关卡
一树树，小小的构叶
在最深的山里，穿越尘世喧嚣
不惊扰任何人的梦

诗词七首

□ 李本柏

东城一景

东桥飞架九龙洲，玉叶金枝嵌岸边。
水荡鸳鸯风戏柳，图腾火凤仰云天。

游明月公园

清风扶我上高桥，碧水环城赏夏涛。
墙外不闻墙内事，屈原尽管写离骚。

引江济汉

荆江北岸卧蛟龙，吐雾吞云气势雄。
济汉运河常引水，公安至此不分洪。

沙市中山公园即景

树歪惊凤倚枝扶，柔枝弱叶吊针输。
定将两眼观斜影，蒂固根深不可无。

楚庄王之墓

封土堆丘三丈高，千年楚墓听松涛。
嫫妃陪葬风情在，永世长眠着哀袍。

登宾阳楼

旭出东方晓，登楼步步高。
望城明翠色，流水荡波涛。
护眼眺宽路，飞身舞大刀。
广场音乐起，火凤仰天翱。

荆州长江大桥

横跨江南显俊俏，鸿安独步更瑛瑶。
金冠逸彩妆霞首，玉带云袍素素腰。
凤跃蓝天鸣郭曲，龙翔巨浪吼荆谣。
今来古往春秋梦，两岸青山一把挑。

咏竹

□ 孙 斌

傲骨虚心持节操，地生秀竹气清韶。
风中猎猎高吟梦，雪里悠悠不折腰。
得雨庭除花剑影，深山松度醉人箫。
无情岁月有情过，翠叶玉枝天下饶。

诗词二首

□ 黄登柏

忆麦收

滚滚金波十里香，英雄鱼贯下田忙。
镰锋手快惊飞鸟，气旺身强顶烈阳。
地远天高舒望眼，哥欢嫂笑畅心房。
双肩担着丰收走，众捧村庄日月长。

小街

家住中街半里长，三十六样不缺货。
木材作壁条石路，青瓦掀檐镂透窗。
仄铺相邻糖点售，胖白老叟送迎忙。
常瞧来客桃红脸，盘辫银圈久挂肠。

生活随笔

那一抹芳华可曾远去

□ 刘景慧

一段非凡的历史可能会用史书记载，会用碑石篆刻，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烙印，更可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淡去风采，模糊形态。当我们俯身拾捡岁月的残砖碎瓦，回放远去的鼓角争鸣，风云际会的场景仍然会令我们怦然心动，感怀不已。

在祖国的西南边陲，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至今还原汁原味地保留着一座100多年前兴建的火车站。简陋的站舍透视着法式建筑的风格，墙壁上的法国文字依旧清晰。这个车站叫“碧色寨”，位于云南红河州蒙自市的近郊，村名叫“坡心”。1901年法国人在这里修筑铁路，见山峦耸翠，湖波漾绿，便将这座车站命名为“碧色寨”，“坡心”二字逐渐遗落在岁月的尘埃里。

钩沉历史，云南诱人的矿藏资源引发西方列强的贪婪。懦弱无能的清政府畏枪惧炮，任由宰割，法国得到在中国修筑铁路和自由商贸的权力，获得了掠夺资源和恣肆盘剥的便利。抢财夺物亦需运回老巢。越南是法国殖民地，与云南山水相依，在云南修筑铁路经由越南可直达海上，商船即可扬帆五洲。1901年，滇越铁路开工，30多万中国劳工利用原始的钢钎铁锤在悬崖峻岭上凿壁破山，在瘴气毒雾里架桥铺路，留下7万多惨死的冤魂在哀牢山脉中泣血游荡。

1910年，昆明至越南海防市的铁路全线通车，碧色寨以特殊的位置和货运吞吐量成为特等站，装卸货物的劳动号子通宵达旦。许多国家的商人到这里淘金，国内商人络绎不绝来闯码头，开票号、建货栈。一时间，香檳酒和二锅头在一张桌上碰撞，雪茄和旱烟在同一屋里混杂，西服礼帽和长衫大辫子在一条街上拥挤。

滇越铁路赋予了碧色寨运输要塞的功能，也引发了一系列历史风云。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曾在这数百里的铁路线上弥漫硝烟，激荡战火。回放当年，袁世凯暗杀蔡锷将军的枪声仿佛余音绕耳。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

干净利索的短发，整洁得体的着装，行事低调说话爽快是她一贯的风格，这就是我的母亲，是我一路追逐的那束光。

小时候，我最喜欢黏母亲，因为她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她若去看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就会推出自行车来，将我放在前面横梁，让哥哥坐后座。就这样，母亲一边稳稳地骑着自行车，一边给我们讲一路的故事。我坐在细细的横梁上，听阿诗玛的勤劳、沈万山的聚宝盆、八仙过海的神通……人物的悲欢离合，情节的跌宕起伏，让我如痴如醉，竟从未觉出此种坐姿的难受，只觉得世界是那么奇妙。

上学了，懵懂的我在母亲的引导下一路探寻。母亲给我买来字典、词典，鼓励我多识字，多积累名言佳句。家中的墙壁上，母亲要么悬挂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要么张贴着细腻逼真的油画，抑或是引人入胜的连环画，即便是挂历，她也会精挑细选能增长知识的老黄历，直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富润屋，德润身”“人无信不知其可”之类的句子……

母亲关注我的作业，我若写得工整漂亮她会及时表扬。所以，我每次回家就立即端正坐姿认真书写，只为了母亲收工回家看到我作业时的那满脸笑意和一句赞叹。

随着识字渐多，语文老师建议母亲可以培养我的朗读能力了。于是，在那个大多数人都在穿补丁衣服与布鞋的时代，妈妈省吃俭用，为我们买回一台在当时很稀有的

录音机。母亲只要有空余时间，就会说一声“小敏，快来背一首学过的诗，我给你录下来给你听听”。我就会站得笔直，很认真地背《梅花》《游园不值》等诗。如背得熟练，母亲会赞一句“好”，然后把录音再放一遍，细听之后，又补充一句“要理解意思，背得更有感情些”。我点点头，开始琢磨朗诵的技巧。

后来开始学作文了，记得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我的小天地》的作文。我写的是自己的房间，写完后我拿给母亲看，她边看边摸着我的头笑了，因为我写自己房间的五屉柜上摆满了瓶瓶罐罐。五屉柜上实际是母亲摆放的插着薰衣草的花瓶，还有一些护肤品等。她觉得“瓶瓶罐罐”这个词用得不好，让人感觉不是在写房间而是在写厨房。我听话，茅塞顿开，并且牢牢记住了写作时要字斟句酌，恰如其分……

读师范后，因为离家远，母亲放心不下我，时常在寄生活费的同时，也寄来一封家书。读信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我感觉母亲似乎平了千里眼，字字句句皆到了心坎上，总能化解我当时思想上的诸多困惑，让我豁然开朗，多了一些面对困难的淡定与勇气。

现在的我已执教多年，年岁越长，我越是惊叹母亲的教育智慧，越是感激母亲对我的用心引领。她让我懂得了语文的美妙神秘，也让我认识到学问的浩瀚无际。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中国菜谱》有一例千张扣肉。能冠以中国字样的菜谱，断然不是什么自媒体的随笔，即使备受坊间推崇的清代《随园食单》，虽然满篇鸡鸭鱼肉，但囿于作者的认知范围，充其量不过是袁枚的个人感悟而已。《中国菜谱》由中国商业部云集诸多名厨大家，历经数年发掘收录整理，于上世纪70年代编撰出餐饮界的鸿篇巨著。全书10余卷，荟萃中国名肴珍馐、风物特产，凡能列入其间的美肴，即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名菜。

在中国，山南海北随处可见扣肉，它们的名称在厨师丰富想象中有些微妙的差异，但制作主料——五花肉，却惊人的一致。老道的厨师将它从热气腾腾的蒸笼里取出，在反扣盘中的潇洒招式中，完成了美肴上桌前的工序。扣盘的“动作”也能名传四海，成为红案中的经典佳肴，真是绝无仅有。

扣肉被天下食客喜爱，缘于难以抗拒的香浓诱惑。南北特色物产，使扣肉的辅料更趋入乡随俗。泱泱大国，扣肉的版本比比皆是，它们在厨师手中尽情演绎，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五花肉。粤菜川菜湘菜豫菜的饕客们，自诩扣肉为其故乡特色者何其多矣。他们以维护原产地荣耀为己任，穷尽文字将扣肉技艺纳入本土的麾下，其实，更多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湖南的盐菜扣肉、江西弋阳扣肉莫衷一是，广东梅菜扣肉以舍我其谁的豪迈当仁不让。最令人扼腕的是川菜中的烧白，地道的扣肉菜式，但生僻的名字鲜为人知，至少在江汉平原是鲜有知晓。烧白即四川的扣肉，就这样名不见经传地淹没在扣肉、扣盘、扣碗、干张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众说纷纭争执不休时，殊不知，千张扣肉早已不偏不倚刻刻在中国菜谱湖北卷里，权威一言九鼎，争执成了徒劳，千张扣肉的原产地非荆楚莫属，上榜的品牌，名头远不及未曾入卷的鱼鲞。

所谓千张扣肉，即显现于刀俎上。一块方正的五花肉，需切成80张薄薄的肉片，能否切成千张薄片？尚不可知，但之精细可见一斑。千张扣肉肥硕丰腴却不腻人，盖因五花肋条经水煮煎炸，油脂大量溢出，余之尽是软糯肥美，对那些奉行“身体主义”者也可大啖其味。君不见，清时袁枚，终身热衷美食，他笔下的酱油肉其实是当今扣肉，此物亦是斯人至爱，山内酒海里摸爬滚打的袁子才，在保健滞后的清代，也能享年82载，甘油三酯能奈何他？

扣肉烹饪繁复，煎煮炸蒸无所不用其极，唯有树立“食不厌精”之决心，用之励志，方成大器。

余煮带皮五花肉是扣肉制作首要步骤，此法旨在断生定型，当竹签穿透肉层无血渍溢出时，即可捞出沥干水分。起油锅，煎炸处理皮层是为二。五花肉内经水余煮，滚烫遇水定会油珠飞溅，须谨防灼伤。此时可斜砍锅盖扣当盾牌，煎炸至出皮金黄色即可。倘若

常闪过地下党领导人胡志明、黄文欢的身影。火车头上，朱德团长亮甲挥刀，发出护国讨袁的军令。多少名人也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候车室里，将去参加世界数学大会的熊庆来闭目沉思，把震惊于世的熊式定理反复推演；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着一袭旗袍走出车厢，风姿绰约，光彩照人，沸腾了万众热血。拥挤的站台，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冯友兰、沈从文、金岳霖等大师神情肃穆，他们将带领3所名校的流亡学生在蒙自兴办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日救国、科学兴邦的道理。镜头推至近代，碧色寨转运过抗美援朝的军火，也运送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官兵。云南十万大山，这条铁路是至关重要的交通命脉。

碧色寨的繁华谢幕于1940年。日寇侵占越南，国民政府为防止云南沦陷，炸毁了中越铁路大桥，拆除了碧色寨至河口的铁路，车站就此烟消火灭，只有原著居民故土难离。解放后铁路重修，成为中国通向越南、老挝、柬埔寨的重要国际通道，却远不如当年的红火。

碧色寨回归了小小的本位，往日的喧嚣已了无痕迹。车站墙壁上的那座法国人制造的双面钟，仿佛像古老的棱镜，折射着往昔岁月的沧桑。值班室的门上，法国人刻下的“北回归线”标记，让人们知道碧色寨还是气候变化带的地理坐标。候车室里，没有了等待的目光。一张小椅上，满头霜雪的老人久坐不动，似在沉思过往，过暮那些不堪回首的陈年。

百年岁月短暂而漫长。这里的人们小心翼翼地珍藏着那段历史，成群结队的游人也来到这里，看一看殖民统治下这条“一根枕木一条命，一个道钉一滩血”的铁路背后，中国劳工悲催的命运，听一听在新农村建设中一幢幢农家住宅楼里传出的欢声笑语，游一游山脚下那湖碧波绿影的湿地公园，也期待有一天登上蒙自政府承诺的滇越铁路观光车，去历练沿途“一半天堂，一半地狱”的惊险刺激，感受百年滇越的叱咤风云。

逐光成长

□ 郑佳敏

母亲只要有空余时间，就会说一声“小敏，快来背一首学过的诗，我给你录下来给你听听”。我就会站得笔直，很认真地背《梅花》《游园不值》等诗。如背得熟练，母亲会赞一句“好”，然后把录音再放一遍，细听之后，又补充一句“要理解意思，背得更有感情些”。我点点头，开始琢磨朗诵的技巧。

后来开始学作文了，记得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我的小天地》的作文。我写的是自己的房间，写完后我拿给母亲看，她边看边摸着我的头笑了，因为我写自己房间的五屉柜上摆满了瓶瓶罐罐。五屉柜上实际是母亲摆放的插着薰衣草的花瓶，还有一些护肤品等。她觉得“瓶瓶罐罐”这个词用得不好，让人感觉不是在写房间而是在写厨房。我听话，茅塞顿开，并且牢牢记住了写作时要字斟句酌，恰如其分……

读师范后，因为离家远，母亲放心不下我，时常在寄生活费的同时，也寄来一封家书。读信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我感觉母亲似乎平了千里眼，字字句句皆到了心坎上，总能化解我当时思想上的诸多困惑，让我豁然开朗，多了一些面对困难的淡定与勇气。

现在的我已执教多年，年岁越长，我越是惊叹母亲的教育智慧，越是感激母亲对我的用心引领。她让我懂得了语文的美妙神秘，也让我认识到学问的浩瀚无际。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读师范后，因为离家远，母亲放心不下我，时常在寄生活费的同时，也寄来一封家书。读信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我感觉母亲似乎平了千里眼，字字句句皆到了心坎上，总能化解我当时思想上的诸多困惑，让我豁然开朗，多了一些面对困难的淡定与勇气。

现在的我已执教多年，年岁越长，我越是惊叹母亲的教育智慧，越是感激母亲对我的用心引领。她让我懂得了语文的美妙神秘，也让我认识到学问的浩瀚无际。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母亲的慈眉善目，让人温暖；母亲的潜移默化，启迪思想。母亲是一本耐读的书，是一束璀璨的光，我幸福着这样的逐光成长。

书香一瓣

回望我的“诗路”

□ 莫之军

先哲有言：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然而，崭新的太阳在赋予人们新生命的同时，却又用火的热情，激荡着我们的思绪，拷问着我们的心灵，所以，我思故我在。

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如身边的许多朋友一样，总为生活中时常发生的一些莫名的事情感到痛苦和忧伤。那时，困惑不解常常萦绕我生活的每一个白昼和黑夜，为了摆脱这种折磨人的心之烦恼，我试图通过努力，来淡忘这些生命中“成长的烦恼”，但是，几经折腾，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诗歌。记得那是一本20世纪50年代初由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周而复老先生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诗集《夜行记》，其中有一首是诗人描写一位为了生存而奔波于雪夜，最后死于风雪之中乞讨母亲的诗深深地震撼了我。由此，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是如此巨大！

受阅读诗歌的影响，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写作的“冲动”，暗暗地拿起笔开始写一些长短不一的分行句子。一位常常写诗并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歌作品的朋友看了我的一些长短不一的分行句子后，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诗歌不能如“白开水”一样写！在他的指点下，我又静下心来，读了普希金、雪莱、叶芝、彭斯、波德莱尔和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等大师的一些经典作品。通过阅读大师们的诗歌经典作品，我才明白了诗歌最朴素的表达方式。经过一个阶段诗歌写作练习，我偶尔也有一两首小诗发表在地方的报刊上，但从来没有较长的诗歌作品发表在有影响的文学报刊上。

1989年，有着法国“钢琴王子”美誉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演奏磁带风靡中国，他独特的钢琴演奏风格，透着浓郁的诗情和清新优美的旋律，完全有别于传统古典钢琴演奏方法，让人听后，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时走在江城武汉的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到“钢琴王子”优美的旋律——《命运》《献给爱丽丝》《秋日的私语》《水边的阿狄丽娜》《德朗的微笑》和《爱情故事》等经典名曲。那一阶段，我常常被“钢琴王子”演绎的美妙音乐旋律所感染，总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莫名“诗绪”在飞扬。

一个夏日的黄昏，窗外又飘来“钢琴王子”美妙而又恬静的钢琴曲，好像是《秋日的私语》，随着优美动听的旋律回荡，我仿佛受到一种无形的魔力刺激，迅即放下手中的“活”，快速拿起笔，借着窗外梦幻般的音乐旋律，一气呵成写了以《激流》为总题的组诗。为了纪念如此独特的艺术感受，我特意在组诗前加了如下作者手记：“没有对生活执着的爱/便没有生命崛起之歌/命运不会嘲弄于人/只有人会游戏于命运。”

组诗写成后，我自己关在房间里朗诵了几次，感觉有一点诗歌的“味道”，但往哪里投，颇让我费了一番心事。后来，我将诗送一位年长且有一定“诗龄”的友人帮助看，他看完后，怂恿我向省内“老牌”文学大刊《长江文艺》投。《长江文艺》可是新中国第一家文学刊物，看他们的诗歌版面所发的都是名闻诗坛的著名诗人的诗歌作品，我想，像我这样的诗投过去，结果可能是石沉大海。心里虽然这样想着，但不足是按这位朋友的建议，将组诗向《长江文艺》投过去了。不想，《长江文艺》即在当年11月号将这组诗歌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近百行的诗歌。由此，《长江文艺》发表的《激流》更是如一波喷发向上的巨浪，激发了我心中奔涌的诗情。之后，我又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作品。

1998年，我终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为往事而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2004年，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风中短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尽管这两部诗集在行家眼里，或许是一些稚嫩没有油盐的分行句子，并不足以成为真正的诗歌，但于我而言，却实在是一个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小路”上，几经碰撞之后所结下的果实，不论酸或甜、美或丑，终要在收获的季节，从树的枝蔓上采摘下来。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

独处时，我常常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诗”之路，我感受颇深的就是：文学/这条路/犹如地平线上的一座山/有时我们视之/很近/然而/走过去/却是那般的遥远。